

自己调配幸福

文/王举芳

朋友从北京归来,相约一起去喝咖啡。

她一直是我羡慕的对象,我们俩一年招工的,我如今还是个普通的职员,而她已是主管销售的副总了。

“你的生活很滋润吧,整天免费的游山玩水、吃香的喝辣的,你看看我,至今还在贫困线上。”我一直为自己微薄的薪水耿耿于怀。

“你看到的只是我的表面,其实你比我幸福,你想想:我和老公两地分居,虽说这没影响我们的感情,但不能朝夕相处,独守相思的滋味也不好受的;还有孩子,我不能陪伴她的成长,失去的是天伦之乐;还有父母,他们都老了,不能在眼前尽孝心,让我心里很是自责;销售业务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做,随时都要看客户的脸色,听客户的训斥……”听她絮絮地道出自己的烦恼,我才知道:原来她光鲜美丽的生活背后暗藏着苦恼和艰辛。

想起了那年的同学聚会,是在一位叫芬的同学家里,那一天她让每一个同学自己调配适合自己口味的咖啡喝。我们每个人都动手调制了一杯,却不满意,于是,相互交换着喝。

芬说:“你们喝了别人调配的咖啡,品出的是自己想要的口味吗?”

同学大多摇着头说:“还是自己调配的接近自己的口味。”

“这就对了。每次同学聚会,我们说的都是别人的幸福、控诉的都是自己的不幸,那是因为我们看别人的幸福用的是放大镜,看自己的烦恼用的是显微镜。就如我们手中的咖啡,总是以为别人杯中的咖啡是琼浆玉液,满溢的是甘甜和幸福,而自己怎样调配,总能品出无奈的苦涩。但是,如果让你们去做交换,你们就都舍不得了。这说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

芬是个智慧的女人,感谢她教会了我们品味自己的幸福。

人生如同一个杯子,杯中都有自己注入的滋味:或如酒之刚烈、茶之清香、咖啡之馥郁,也或许是无色无香的白开水,但细细品味,都能品出属于自己的幸福味道。

知足常乐,欢喜地看待身边的世界,珍惜手中杯子里的忙碌和艰辛,那么你就是快乐幸福的,因为每个人的幸福都在自己的杯子里。



非常感谢

来稿请发送到邮箱qwbwbalanghe@163.com

藏在岁月里的歌

文/毛臣

不知是在那个街头,也不记得是在十几年间的那一个年月,一首粤语歌幽幽的从音箱穿透至心底。

在最初网络还不发达的那些年,仅凭一句“曾经拥有,不要流泪”的粤语歌词,只能一鳞半爪的领略到歌词与旋律传达的苍凉与忧伤。在陈百强、谭咏麟、蔡国权宝丽金曲风行的那些年,一首一首的从他们的专辑里寻找,希望找到这个熟悉的旋律,终究未果。后来不断在百度里输入自己理解的几句歌词,相似的歌词断章取义的搜寻,每每看似很像的词听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个旋律的感觉。

慢慢地,在这个不知名歌手的不知名歌曲的歌声里,从浪漫的青春岁月过渡到而立之年,穿越岁月之巅,经历爱情的种种心酸挫折以及生活的磨砺,心里早已没有太多的触动,尤其不会再为一首歌而苦苦寻觅,生活被一种叫物质的东西充塞,而即使在偶尔动情的瞬间,也终究只是犹如闪电般在心底一闪而过,过去就过去了,遗憾不会时刻伴随。

在刚过201314的被称为世纪情人节的今天,在一大早从冰冷的户外哈着热气踏进单位的那一刻,从音箱里又传出这个伴随我10多年疑惑的歌曲,藏于心底的旧日感觉一刹那间又被激活,询问,90后的前台自然不知是何歌曲,掏出碟片,是一张文不对题的盗版碟片,并未有任何文字的标记,依旧找不出歌者是谁,依旧不知道歌名为何。回到座位,心里依旧还惦记着这个擦肩的遗憾,毅然回头索来碟片,笔记本读不出来,换上台式机,在不能快进的情况下,一首一首的耐着性子听,当盗版碟画面显示出《天长地久》-周启生的那一瞬间,旋律

几乎一跃而出,在第一个音符未进耳之前,心有灵犀般预感:就是它!

这个曾为陈百强等众多音乐人做过幕后的音乐人确实低调过头,但在编曲方面有着独到的造诣,4岁时候学吉他,6岁时候学钢琴,他的音乐作品配器的唯美和瑰丽一度被媒介评价为绝不亚于达明一派,只是歌词的水平却达不到达明的高度。在他的歌里听不到一切积极向上的情绪,有的只是绝望,茫然和低落。很多时候,我们似乎总好像看到他两眼呆呆间或嘴带冷笑,我想这也许是作为一个另类歌手最为独特的气质。

《天长地久》是一首分手的情歌,彻底地绝望告别,木然站在街头,嘴唇上的吻已渐渐冷却,寒气从脚底逼到心里。在街头吻别的现实中最想说得却是“天长地久”这样一句美丽的废话,在这巨大的反差中冰冷的钢琴和周启生苍白单薄的声音让人触景伤怀。同样是吻别,这感觉比张学友的“吻别”来得真而落寞,路灯下有形影相吊。

一遍一遍的反复聆听那个辗转十余年未能拥有的歌,一字一字的敲打出那些年反复搜寻的感觉。我知道,一首经典的歌从电脑上下载到U盘,插到汽车音箱外接口里,让那个藏于岁月里的歌在现实里回响,也不过是几十上百次的重复后归于平淡。

我终于知道,再美的岁月再美的回忆,也会在触碰现实之后归于平淡,在满足听觉与心理后一切又需要重新起航,不断追逐,不断失望,而又在某个未知的早晨,如今日般,获悉旧日触动心底的歌,欣喜,满足,刹那就幸福溢满心间。

人生如此反复,就像藏在岁月里的歌,藏在岁月里的人和故事,当你释然,当你被迫无奈的放下后,是终究会在合适的时候揭开唯美的面纱,那尘封的被时光腌制的温暖味道,会再次触及心灵,沉浸在这样的温暖里,整个冬天,心住在回忆里,不觉寒冷。耳边,那苍白忧伤的声音依旧在一遍一遍吟唱:

孤单的手紧抱着你的腰
像昨日正相爱的时候
你说今天以后
不必再见她不必问候
曾经拥有不要流泪



手心里的温柔

文/王纯

朋友送给我一幅她亲手绣的十字绣,这幅十字绣堪称艺术品,是一幅翠竹图。翠绿的竹子栩栩如生,整幅图精致而富有雅趣。我把它挂在书房的墙壁上,时不时抬头望望,觉得赏心悦目。苏东坡诗中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竹有君子之风。与这样一幅图相守,好像真的与竹朝夕相对了。

这幅十字绣,是朋友在花掉很多日日夜夜,一针一线绣出来的。我想象着,她端坐在椅子上,轻轻挑动绣花针,静静地把美妙和灵秀一点点绣进去。她面容平和,嘴角的微笑一定花朵般静美。朋友说,那样的过程是一种享受。作品里融入了人的创作灵感和感情,细密的丝线间,满是手的温度和心的温度。

只有纯手工的东西,才可以称得上“作品”。如今,手工制品越来越少了,环顾我的周围,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流水线上出来的。流水线上的东西,带着千篇一律的刻板,仿佛面无表情的人一样,冷漠乏味。在这个讲究高效的机械化时代,有谁会静下心来,完成一件手工作品?

手工的东西,就像用时光熬制出来的一味中药,有深厚的感情和醇厚的味道在里面,会慢慢地滋养着你。我记得小时候,母亲每年都给我们做棉衣。长大后,我嫌棉衣穿在身上显得臃肿,就再也不穿母亲的棉衣了。有一年,天特别冷,我得了一场重感冒,竟然缠绵了一个多月还不见好。母亲说:“天冷,你穿的单薄,感冒才反复的。我给你做件棉袄吧。”她拿出漂亮的花布和新棉花,开始做起来。我靠在床头,静静地看着母亲做棉衣。她剪布料,絮棉花,飞针走线,动作娴熟,得心应手。只见花布,棉花在她手里翻飞,那一瞬间,我觉得母亲像一位诗人,为女儿做一件棉衣何尝在写一首诗,起承转合,抑扬顿挫,就是在进行着艺术创作啊!一会儿工夫,棉袄就做成了。我穿上棉袄,暖暖的,感冒真的很快就好了。母亲亲手做的棉袄,胜过商场里所有的棉衣和羽绒服。我知道,棉袄的千针万线里藏着母亲深深的爱,母亲的爱才是一剂良药。

我也喜欢自己亲手织毛活。年轻时,我给心上的他织过一条白围脖。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恋人。我在飞雪飘落的冬夜里,把长长的毛线织成长长的围脖,想要拴住他的心。冬夜寒冷,我的手却是热的,心也是热的。我憧憬着牵着他的手,走过一生的温暖岁月。他带上我织的白围脖,高兴极了,兴奋地说:“你亲手织的,温暖牌的!”我想,只有手工打造出来的东西,才配得上叫“温暖牌”。多年后,我帮他收拾旧物,看到他的箱底居然珍藏着我为他织的白围脖。他珍藏的不仅是围脖,还有我的心意和那段美好的岁月。

我想,不管这个时代如何发展,手工制品永远不会消失。手工是一种温柔的艺术,我们的指尖之上,会开出最美最动人的花来。